

南宋时，马匹匮乏，像陆游这样满腔热忱赴前线报国的志士，往往只有驴子可骑。“驴”频频出现在宋词之中。《大好河山可骑驴》这本宋词词语，书名也由此而来。辛弃疾、欧阳修、晏几道、苏东坡，一众词人在书中一一亮相，作者随心走笔，妙趣横生又颇有深意。

李清照这样的旷世才女章节题目居然是“为赌徒的李清照”，起初让人有些错愕，然而通读下来，觉得这题目得真妙。

一赌说的是“赌书”。彼时李清照和丈



夫赵明诚琴瑟和鸣，“总是在悠闲的午后，阳光淡淡地照进屋里，夫妻俩指着堆积如山的图书，猜某个典故、某句诗在某书的某一页，

谁猜中了就能喝一盅新煮好的下午茶。这赌注看上去不吸引人，但两人玩得兴高采烈，以致连茶碗都打翻了，谁也喝不成。”然而，这美好却很快被打破，新婚第二年，李清照的父亲名列“元祐奸党”被罢官，作为奸党子女，李清照被赶回了娘家，夫妻分居两年之后才又得团聚。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思念、有惆怅、有隐忍、有从容，但更多的还是温婉深厚的爱意。这一时期的李清照，虽说也有不如意，但总得来说与丈夫举案齐眉，日子过得随心所欲。

二赌说的是“打马”。李清照45岁这年，靖康之难，金兵长驱直入中原。赵明诚危乱中受命，赴江宁任职，李清照带着十五车“书册古玩”去找他。次年八月，赵明诚染疾身亡。李清照自此落了单，“陪伴她消磨时光的，除了吟诗作词，竟然就是她打小就酷爱的赌了。”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二赌说的是“打马”。李清照45岁这年，靖康之难，金兵长驱直入中原。赵明诚危乱中受命，赴江宁任职，李清照带着十五车“书册古玩”去找他。次年八月，赵明诚染疾身亡。李清照自此落了单，“陪伴她消磨时光的，除了吟诗作词，竟然就是她打小就酷爱的赌了。”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 赌书消得泼茶香

文 / 王丽红

夫赵明诚琴瑟和鸣，“总是在悠闲的午后，阳光淡淡地照进屋里，夫妻俩指着堆积如山的图书，猜某个典故、某句诗在某书的某一页，

谁猜中了就能喝一盅新煮好的下午茶。这赌注看上去不吸引人，但两人玩得兴高采烈，以致连茶碗都打翻了，谁也喝不成。”然而，这美好却很快被打破，新婚第二年，李清照的父亲名列“元祐奸党”被罢官，作为奸党子女，李清照被赶回了娘家，夫妻分居两年之后才又得团聚。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思念、有惆怅、有隐忍、有从容，但更多的还是温婉深厚的爱意。这一时期的李清照，虽说也有不如意，但总得来说与丈夫举案齐眉，日子过得随心所欲。

二赌说的是“打马”。李清照45岁这年，靖康之难，金兵长驱直入中原。赵明诚危乱中受命，赴江宁任职，李清照带着十五车“书册古玩”去找他。次年八月，赵明诚染疾身亡。李清照自此落了单，“陪伴她消磨时光的，除了吟诗作词，竟然就是她打小就酷爱的赌了。”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昼食。”她经常邀约女伴玩一种“打马”游戏，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篇《打马赋》。通宵达旦地赌博玩游戏，李清照似乎又找到精神寄托，然而却不尽然。

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夜晚无法成眠，本已在枕上落满伤心泪，再加上三更时分下起了雨，雨点滴滴哒哒地敲打着芭蕉叶，更显凄凉。自己是北方来的中原遗民，怎么听得惯？那是一种飘零沦丧的异乡之感。

三赌说的是“再嫁”。赵明诚死后第三年，有个叫张汝舟的人出现了。进士出身、斯文有理，对她百般呵护，进而求婚。也许是觉得兵荒马乱有个依靠总是好的，李清照再三考虑，最终答应下来，这算是她的一场“豪赌”。婚后不久，李清照这才发现，张汝舟只是觊觎她手中的古玩，见自己不愿意轻易给他时，居然大打出手。李清照万万没有想到婚姻生活竟然有这样的桥段，一气之下，她把张汝舟科举作弊的事情告上官府，申请离婚。婚是离掉了，可依宋代法律，无论什么原因，妻子告丈夫，就得坐两年牢。好在有朋友帮忙，李清照被关了几天后又放了。

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一个婉约派的词人，柔弱外表下也有着

一股豪气，有着赌徒般强悍的决心，哪怕是肉身跌入尘埃，也不肯把独立的灵魂和飞扬的心性输出去。状告张汝舟之举让她再获自由，然而生命已入暮年。回望一生，从诗话情浓到颠沛流离，她该多么怀念曾经美好的点点滴滴。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听过一曲张学友名为《定风波》的歌曲，很好听，歌词来源于苏东坡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歌词写得很好，但是曲中情，曲中意，却已经不是苏东坡当年的那场雨，也不是那场雨中那个黄州贬官的心境。

古人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诗人内心的独白，也是诗人最真切的精神自传，苏东坡一生作词三百多首，应该说这首词不是苏东坡最出色的，但是却最能体现一个出色的、具有士大夫气质的文人在困顿中旷达、洒脱的精神世界。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词前这则短短的小序言已经为整首词打上一层厚厚的精神底色，这种气质伴随了苏东坡后半生的沉浮，伴随着他一直走到惠州、儋州。

元丰二年，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一个天才的文人，在一场变法运动中因言获罪。

写这首词时，苏东坡被贬黄州已经三个春秋，在被贬谪的三年，苏东坡没有消沉，依旧表现出非凡的纯粹与洒脱。熟悉苏东坡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均出自黄州，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没有了前后《赤壁赋》，我想厚重的文学史会黯然不少。

苦难，往往最能练就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在黄州的四年，苏东坡入住寺庙、修建房屋、游览赤壁、开垦东坡。和农夫谈笑风生，写出《寒食帖》《赤壁赋》这些惊艳的篇章，对他来说，仕途坎坷就如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没有遮挡，来得不及防，面对苦难，面对疾风骤雨，他豁达淡然，这份淡然是沉浮中的宁静也是苦涩中的甘醇，这是一种把生命看得更加透彻的淡然。

熟读苏东坡的作品不难发现，儒家的人世精神，佛教的遁世精神，道教的出世精神，他都有吸收，可是他没有偏执于某一个，他把这些思想融合，融出一炉鲜活的、达观的、旷逸的人生观。

因为有了这一层精神底色，于是便有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有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有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有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东坡的黄州四年是文学史上的奇迹，是黄州这片土地上最为珍贵的文化符号。

把话题回到《定风波》，句句细节，每一句似乎都是一份宣言，都是对内心的救赎：“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听到的何止是风声雨声，还有来自同僚的非议、来自朝廷的质疑、来自朋友的疏离，苏东坡只能默默承受，徐徐而行，离开权力漩涡，披一身云水的轻盈，竹杖芒鞋，却也胜过鲜衣怒马。是啊，谁怕？有了这份洒脱与透彻，一蓑烟雨，一份内心的坦然与平和，也能收获风雨的轻盈与飘逸。

料峭春寒，让人不禁打个寒颤，在黄州的春寒之中，苏东坡酒醒了，梦也醒了，这一份九死一生的人间清醒，也是一种从苦难中提纯的甘醇。从千疮百孔的梦里踉跄走出，没有了世俗的羁绊，反倒是多了几分旷达与自在，成就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格。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来时的路已经成为过去，风也好、雨也好，都已经成为身后的风景，抬眼望去，斜阳依旧好。这份美好，是内心最平和的呼应，我想这一刻苏东坡是喜悦的，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喜悦，更是在山水间漫游的喜悦，是一种超越形骸的大自在。

(作者供职于汉宁分公司)

# 烟雨任平生

文 / 高正旭

# 红豆，诗词中的文化符号

文 / 王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相思》流传久远，打动了许许多多男少女的心。以前，我们只知道王维是一位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孰不知他居然是一位多情的诗人。春天到了，一颗颗鲜艳的红豆，仿佛吐露着浓厚的深情，寄托着作者的相思，这相思或许是在牵挂友人，或许是在眷恋故土，或许是在思念爱人，或许是在回忆难忘的一段时光。相思心切啊，就将这红豆装在信封里寄给远方的那个人，看到这颗红豆，也就看到了一个人的真心。深刻的相思不只是思念难忘的那个人，更有那段难忘的时光和那个难忘的时代。

王维这首诗是对朋友思念的倾诉，但是相思其实是有很多种，所以说相思不是我们理解的就一定是有情人之间的或者是亲人之间的，它可能是一种很宽泛的情绪表达。其实王维这个人是个深情的人，他很擅长写“情”，譬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才十七

八岁，就能把身在远方思念亲人的感情写得那么贴切。那么具体到这首诗可能是一时之作，一个场景忽然触动了他或者因为红豆是坚硬的便于保存，给她写一封信，然后把这颗红豆放在信封里寄去。为什么他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是一种信物。信物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比方说君子的玉佩，这就是信物，剑、发簪、镜子，古代军队里的虎符都是信物，所以信物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一种君子之约，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道德信仰。红豆更是一种符号，年年岁岁只要看到这颗红豆，你就知道有人在思念，只要寄出这颗红豆，就有人知道你在思念她。

中国传统文化是深厚的，美妙的，做中国人是幸运的。信物，中国诗词中的君子之约，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情感，就让人与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风景陪伴我们走向远方。

(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临潼管理所)

# 布衣诗人谢榛

文 / 图 马梦

绣球花 谢榛 高枝带雨压雕栏，一带千花白玉团。怪杀芳心春历乱，卷帘谁向月中看。

谢榛是明代中叶“后七子”中的一位，浅读他的诗会发现从风景诗、禅悟诗、羁旅边塞诗、国计民生诗、亲情友情诗应有尽有，称得上全能诗人。

“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征尘何日静，古戍几人闲？”“岁暮银台应感叹，几人封事为苍生？”“人吹五更笛，月照万家霜。”“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书剑自怜多病客，江湖同是放歌人。”

谢榛的诗论也非常人能比，《四溟诗话》中至今广为引用的一句是“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取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他还很喜欢给前人改诗，例如刘禹锡、宋之问、白居易。

刘禹锡《怀古》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或易之曰：“王谢堂前燕，今飞百姓家。”此作不伤气格。予拟之曰：“王谢豪华春草里，堂前燕子落谁家？”此非奇语，只是讲得细。

谢榛“改诗”我并不是很认同，这使他变得自大且做作。《四溟诗话·卷二·一一三》中，徐伯问问诗法于康对山，曰：“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宏宏，神思超超，下笔殊有气也。”原来李白诗好是因为“有气”，我也该深刻反省自己诗才不好或许是因为肺活量不行，哈哈，跑二百米都喘气，只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以“夺神气”。

我曾猜想谢榛一定是位风度翩翩的才子，可实际上他只是个底层人物，出身寒微，父母早逝。科举是谢榛作为寒门子弟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唯一出路，可惜他“眇一目”，就是小时候玩耍弄瞎了一只眼，因此功名路断未入仕，一生浪迹四方。正所谓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谢榛偏是一个积极向上、不屈服命运的人，硬是从平头老百姓拼搏奋斗，凭借才华学识和人格魅力以布衣执牛耳一度成为七子的领袖。这也是因为在明代大环境背景下有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人与人之间以诗作为交际工具，你会写诗，你就有人脉，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与你交往。

《四溟诗话》除了谈诗以外，还说到诗人之间的来往。看过卷尾王世贞的序，才知道作为“后七子”的老大哥、诗坛前辈，谢榛后来却被当年尊崇他的小弟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排挤，削名为“七子”，王世贞还骂谢榛“此等语何不以溺自照”。但是被“开除”并不影响谢榛名声之盛和威望之高。诗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文人相轻，有点好玩。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蓝商分公司)



# 味摩诃诗韵

文 / 张含露

唐朝诗人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他的诗作，读来就会进入静谧恬淡的境界。我更喜欢他诗中入禅的意境，翻阅家中泛黄的辋川籍，深爱这首《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家世显赫，父辈在朝为官，母亲是来自盛唐四大家族之一的崔氏，名门望族的静好岁月仅到他九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荣华不在，母亲对他的教育一如既往，清贫的日子练就了他诗画的造诣。15岁从山西济州来到长安，这“妙年洁白、风姿多美”的少年在长安红极一时。开元九年科考一举夺魁，这年他20岁，被朝廷封为“太乐丞”，为官半年，因冒犯尊上，被贬为仓库管理员，后请辞回乡与妻团聚。夫妻二人琴瑟和谐，然天有不测，他30岁时，妻子难产，天人永隔。他对妻钟爱没有续娶，膝下无子，独居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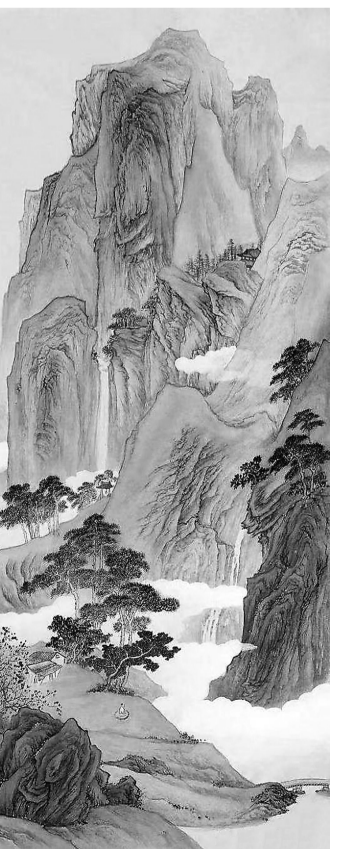
王维中年以后即厌尘俗，信奉佛教，他不求人知，只求自己心会其趣。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与不幸的家事，使他看淡得失，开始了游历人生。他倾心山水，40岁来到辋川，买下宋之问的别墅，略加改建，成了他的世外桃源。从满怀抱负到淡泊名

利，用不凡才学和对生命的追求谱写动人篇章，平复世人心灵。

“味摩诃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诃之画，画中有诗。”这是苏轼对王维的评价。我更喜欢他的淡然纯朴，可以深切感受他的佛性，修身养性，享受孤独。他知道这是自己的乐事，是那种放荡不羁、桀骜不驯，带着一股潇洒的寂寞。“独”和“空”的精确表达，正因为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写下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壮丽诗篇。正值壮年，不追逐名利，独居南山，享受属于自己的志趣生活，宁肯清贫自乐，不愿浊富多忧。

他似一位逍遥的仙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顺随的柔韧精神，以豁达之心开拓诗境、以愉悦之心抵御困苦、以平常之心待万物，不去刻意寻幽觅胜。他超脱的心灵高度，从诗中纷至沓来，内心富足又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刻意描写山水景象，而用笔下文字绘出心境，描出非常人所能及的宁静，令人在自然之美中窒息。他的人生境界早已被红尘束缚，牵动着阅读者的心弦。

读了他的诗，知晓他的境遇，感悟他的佛性，深深浅浅的道理化作血液激荡在心底，我顿悟：人生多坎坷、生活多风雨，在清风明月间，在尽数失去时，浮沉起伏，万象皆福运。看淡得失，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心、贪



欲之心，看清命运的走向，通透便是归隐。(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蓝田管理所)

# 每一位诗人都是画家

文 / 屈琦

每一位诗人都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们用一首首绝妙的诗句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当你翻开唐诗宋词，犹如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品味着古人内心的跌宕起伏，感受他们借景抒情的美好画面。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透过夜色我看到：一个孩子仰望星空，看见明月，把它呼作白玉盘。从此明月便与他相伴相随，多年后，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蜀地，明月将影子投入平羌江水，照亮他前行的方向。又过了很多年，他客居长安，独酌无亲，明月携影子与他同饮，抚慰他的孤独。你手中虽没有照相机，你用意象描绘出一副孩童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向往的画面，一首《古朗月行》记录了一段生动的人生经历。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与好友一同站在城楼向远处望，天空飘起了和油一样细腻的小雨，滋润着世间万物。远处的草色已然连成一片，看着你一步步走向那片草地，只留下背影，周围的小草变得稀疏零星。你手中没有彩笔，便用言语描绘出一副极难描摹的彩色图赠予好友张籍，这副早春图画得那么真实。

“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头。”夜空里，我坐在你的隔壁，明月下。你与好友一同相约江边酒家，一同吹着江风，品尝美味香甜的葡萄酒，旁边有漂亮的美女为你们煮鱼头，隐约间，仿佛听到你与好友一同分享城中的美食。你用诗句诠释了一道丰盛美食，字里行间定格了古人生活的艺术。

诗词如画，你们用心中那杆画笔描绘出美不胜收的画境，让我们走到画中去，追溯字里行间蕴藏的真情，欣赏画卷里的情趣，一幅幅美景展现在眼前。

当我们欣赏诗人的“画卷”时，仿佛置身画中享受一场视觉盛宴，这何尝不是一次身心的洗礼？(作者供职于咸铜分公司照金管理所吕村收费站)